

屈
賡
新
編

上
集

譚
介
甫
著

中
華
書
局



屈 賦 新 編

上 集

譚 介 甫 著

中 華 書 局

1978 年 • 北京

屈 賦 新 編

下 集

譚 介 甫 著

中 華 書 局

1978 年 • 北京

出版說明

屈原是我國古代的一位偉大詩人，戰國時代楚國人。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譚介甫先生的《屈賦新編》，是一部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專門論著。全書分上、下兩集。上集收作者認為是屈原自作的作品二十五篇，稱“屈作之部”；下集收作者認為是非屈原所作的作品八篇，稱“非屈作之部”。上、下集均作有“通論”，對屈原的生平、思想和有關屈賦的各方面問題作了總的論述。書中對各篇作品又分別作了研究，分概說、考證、釋文三個方面，並於每篇作品後附有“今讀”。“今讀”是作者經過研究整理出來的屈作和非屈作的本文。

本書是已故的譚介甫先生於八十多歲的高齡、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而最後寫成的。作者博採羣書，鉤沉古史，匯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特別是還蒐集到一部分楚史資料，對屈原的生平史實、屈作和非屈作的區分、屈作各篇的寫作年代、作品的章節錯簡等都作了考訂。作者在研究工作中，不囿於舊注、舊說，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見解。

但是，正如“自序”所說，作者在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

工作中，還未能很好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作者對於屈原和一些歷史人物的分析和評價，缺乏嚴格的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觀點，書中對於某些歷史事實的考證和作品思想的論述，也有失於主觀臆斷的地方。雖然存在上述問題，但作者的某些研究成果和辛勤匯集的一些資料，還是爲我們進一步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屈原及其作品進行分析研究提供了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七年七月

自序

《詩三百》是中國古代韻文選錄的第一期作品，其中“國風”分爲十三，只缺“楚風”；但另有“二南”，多咏江、漢、汝墳的事，其地域皆屬楚國，所以“二南”就是“楚風”的先聲。戰國晚季，屈原在“十三國風”和“二南”的基礎上擴大了文藝陣地的思想和形式，連因帶創地作出《楚辭》以完成古代韻文的第二期。到漢朝文風大扇，作家輩出，又從《楚辭》演變爲《漢賦》，興起了古代韻文的第三期。及後漢班固作《漢書·藝文志》，承劉歆《詩賦略》遺文，改屈原所作辭爲“屈原賦”，迨後又省稱“屈賦”。時代相因，習以爲常，我今姑仍舊貫，遂沿用《屈賦》這個名稱。

屈原所作的辭，當時必是按次序照錄的，劉向校勘羣書，作《別錄》，稍有變動。到劉歆繼作《七略》，辭改爲賦，故命名爲《詩賦略》，好像是偏重文藝而稍輕史實，故把《離騷》、《九辯》、《九歌》放在最前，所傳《釋文舊目》卽此。後來王逸作《楚辭章句》，只把《離騷》、《九歌》放在最前，却把《九辯》認爲宋玉作，放在第八，那末，文藝和史實脫節了。王逸又把《離騷》全力廣爲注釋，推爲《楚辭》第一，并號爲“經”，故後世讀者只奉王注爲依歸，宋洪興祖作補注也不能突破王注的範圍加以考定。現在我把《九辯》從

楚史中證明爲屈原作，并把它成爲九個作品的中心，然後才用《離騷》、《九歌》放在其後，這似合乎事理的。不過《戰國策·楚策》、《史記·楚世家》、《史記·屈原傳》和《史記·秦本紀》、《史記·張儀傳》等等所載楚國史事是不詳盡而又散漫的，尤其《屈賦》中所含的史事更爲詞藻豐富的韻文所掩蔽，不能便利地整理出來使它明朗化。所以學者們要想把《屈賦》二十五篇弄得一清二楚，當感困難，由是想要徹底地編成一部文史合一的作品，更非容易的事。

黨指示“古爲今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我們應當遵照進行，所以我作這個《屈賦新編》，本含有舍舊圖新的計劃。其中頗搜集了一些楚史資料，但不夠多。全書分成上下集作爲界線，具有通論、本論或外論各種。原作通體依韻分節。我從各篇研究中認識出懷、襄二代的政治、軍事、外交各方面和其它關節，由是文史合一，雖證據不足，而展閱了然，因勉強命名爲“新編”。但我學習欠全，未能很好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其中偏缺必多，希讀者批評指正。

在現今這個偉大的七十年代裏，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一日千里地向前蓬勃發展。像我這樣的老年人，榮幸地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之後，深感世界觀改造的重要性。毛主席號召我們“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我在看書學習的過程中，體會到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就是一個改造客觀世

界和自己主觀世界的過程。惟有在革命運動實踐中堅持看書學習，才能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毛主席一貫重視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工作，使我親身感受到主席對我們研究工作者的無比關懷，并寄予殷切的期望。我在武漢工作，也受到省首長和各級領導無微不至的照顧，還有武大的師生員工，爲我費心費力，使我克服許多困難，粗略地完成任務，今并在此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譚介甫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於武漢大學三區 42 號住宅，時年八十五歲。

凡 例

(1) 本書分成兩個部分，即上集和下集，上集皆是屈原所自作稱“屈作之部”，計有《九辯》、《九歌》兩個九篇，還有《橘頌》、《招魂》、《抽思》、《哀郢》、《涉江》、《離騷》、《懷沙》，都二十五篇。下集非屈原自作稱“非屈作之部”，如《天問》爲屈原在懷王時出使齊國，收集稷下學士所提出的複雜問題，構成一篇希世的作品；其它是《漁父》、《思美人》、《惜誦》、《惜往日》、《卜居》、《悲回風》、《遠遊》共八篇。其詳皆已見於各篇的“概說”和“釋文”，此不贅述。

(2) 上下集首先都作有“通論”。上集極詳，共分六項，頭三項是認識《屈賦》、了解屈原的各種緊要階段；次三項是關於楚王朝的派別組織和屈原的前後遭遇以及他的思想、政治各方面的問題。下集很短，只分三類，特別注重八篇的排列情況。

(3) 上集通論後即是本論，分列有概說、考證、釋文三種，有些個別考證即插入釋文中順便釐出。各節原文分別照抄在釋文之前，有考異者隨文錄下，必要的採用，否則任其存在以證其異同。釋文中有特殊緊要處，即退右二格寫出，使人留意。

(4) 下集通論後即接外論，此皆非屈原所自作，本可

不管，但從來誤會攔入《屈賦》，有些還牽扯到與屈原的行事有關，因而就不能不辯。此八篇共分四組，也個別作有概說和釋文，惟《天問》另有“特例”一類極關重要。

(5) 上下二集篇末都作有“今讀”一類，此用現在簡體字寫成，凡屬字句錯誤、字形繁省、句讀顛倒皆經修改或增刪以便於青年閱讀之用。

(6) 上集後列有“附錄”一文，即《屈原哀郢的研究》，於一九五七年所發表，迄今已歷十五年了，其中有些問題尚未完善，但對《哀郢》諸問題的論述比較集中，較易了解，故略加修訂，仍重印附此以便對照。

(7) 《離騷》是《楚辭》最有名的一篇，王、洪皆全力注釋，素稱詳善。其文句整齊而思想複雜，自來所分段落多不一致，初讀頗難了解。現分六章，每章又分二段或三段藉清界線，并在章段前後總括大意，使人易懂。

(8) 《屈賦》大多四句一個韻，間或少的二句一個韻，多的六句一個韻，也有長段一個韻的，但仍當分成數節處理，因為有時文義并不一定連貫。

(9) 《新編》將屈賦各篇，均分了節次，用阿拉伯字碼標出，以便於作者行文徵引方便，亦便於讀者翻檢。

(10) 古今研究《屈賦》的很多，但對“連齊抗秦”提得不够緊，尤其“莊騷暴郢”簡直沒有一人提過，而上下集有些重要名詞也很少人考證，這個偏向或當扭轉過來。

(11) 千百年來，關於《屈賦》文句校勘和事實考據的已有不少佳作，近世當推聞一多爲善，我採用他的意見比

較多。但他對於屈原的政治思想，外交動向和其它事的時代背景未曾深入下去，遂成缺點，很可惋惜。又他誤於《離騷》的四句一韻，竟創造出一個“二進韻例”的圈套來束縛自己，對其它各篇的二句二韻或六句三韻等處總說是缺脫當補，實在是多餘的煩瑣。

(12)《離騷》(19)的洪興祖補注謂“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爲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按各本異同，王注未必皆正，要皆依文義爲準。又前漢文帝諱“恒”，《離騷》(32)避作“常”，後漢明帝諱“莊”，《國殤》作“壯”，亦避作“嚴”，它篇也有，現皆改正。

屈賦新編總目錄

自 序

凡 例

屈賦新編上集——屈作之部…………… 1—396

屈賦新編下集——非屈作之部……………397—647

上集——屈作之部目錄

週 論

壹	《楚辭》《屈賦》的遞變	3
貳	《屈賦》篇章節句的釐訂	15
叁	《屈賦》的形式	30
肆	略論懷、襄二朝的派別組織	36
伍	屈原的前後遭遇	39
陸	屈原的荏弱表現	47

本 論

	《橘頌》第一	59
	《招魂》(即《國殤》《禮魂》)第二	69
	《抽思》第三	85
	《哀郢》第四	106
	《九辯》第五	129
	《涉江》第六	180
	《離騷》第七	200
	《九歌》第八	281
壹	《東皇太一》	284
貳	《東君》	288
叁	《雲中君》	294

肆	《湘君》	297
伍	《湘夫人》	308
陸	《大司命》	319
柒	《少司命》	325
捌	《河伯》	333
玖	《山鬼》	337
	《懷沙》第九	351
附錄：	屈原《哀郢》的研究	368

下集——非屈作之部目錄

通 論

壹・“屈作”和“非屈作”界線的識別·····	399
貳 《九章》排列次序的混淆·····	400
叁 《九章》內外“非屈作”八篇的確定·····	402

外 論

《天問》第一·····	404
《漁父》第二·····	533
《思美人》第三·····	540
《惜誦》第四·····	555
《惜往日》第五·····	572
《卜居》第六·····	586
《悲回風》第七·····	595
《遠遊》第八·····	617

屈賦新編上集

——屈 作 之 部

